



谁耐烦睬你

——迷失在欲望中的阎婆惜(之二)

□胡杨

上回,我们讲了《大宋宣和遗事》所写的宋江杀惜的故事,那么,元人水滸戏又是如何来写宋江杀惜故事的呢?

在现存《同乐园燕青博鱼》等六种元人水滸戏中,都有宋江杀惜的情节,而且所叙也基本相同。

元人李文蔚《同乐园燕青博鱼》是这样讲宋江杀惜的:

宋江说自己“幼小郓城为司吏,因杀娼人遭迭配”。具体的经过是这样的,宋江因带酒杀了阎婆惜,一脚踢翻了蜡烛台,延烧了官房。所以,就被官军捉拿到案,脊杖六十,迭配江州牢城。

那么,《水浒传》小说又是如何写宋江杀惜的呢?

小说写道,宋江被阎婆硬拉到婆惜的房里后,就与婆惜两人度过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不眠之夜。

在婆惜房里,宋江除了与闯进来的唐牛儿说了两句话之外,自始至终都没再吭过一声,有的只是宋江低着头“只不做声”,婆惜别转着脸摆弄裙子的定格画面。

而且,小说对宋江“只不做声”的交代,前后竟然有五次之多。而从这一次次的“只不做声”的描写中,我们不难感受到宋江的心里,正经历着怎样翻江倒海的情绪波动?可以这样说,那受辱的怒火,犹如地底下的火山,正在宋江的心里一点点地蓄积着能量,等待着喷薄而出的时机。

转眼间就到了二更天气,夜色已深,月上窗间。婆惜衣服也不脱,就自顾自地上了床,扭过身来朝里壁睡了。宋江长夜难耐,无奈之下只好去婆惜的脚后睡了。

这宋江去婆惜脚后睡了的细节,就写出了宋江与婆惜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怎样不堪的地步。而且,小说更为传神的描写是,在宋江睡下去之后,那婆惜所发出的阵阵的冷笑。

小说写道:“半个更次,听得婆惜在脚后冷笑。宋江心里气闷,如何睡得着。”

那么,婆惜为什么会冷笑呢?因为在婆惜的眼里,此时的宋江早已成了眼中钉、肉中刺,用婆惜自己的话说是“老娘自和张三过得好,谁耐烦睬你!你不上门来倒好!”

宋江一夜无眠,好不容易捱到五更天,就起床离开了。

俗话说得好,“心愈烦,意愈乱”。这个向来做事严谨的宋江,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个大岔子,竟然将装有梁山书信的招文袋落在了婆惜的房里。

婆惜发现了招文袋里的秘密之后,不禁大喜过望,就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,来好好敲敲宋江的竹杠。

婆惜道:“好啊!我只道‘吊桶落在井里’,原来也有‘井落在吊桶里’。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。单单只多你这厮,今日也撞在我手里!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,送一百两金子与你。且不要慌,老娘慢慢地消遣你。”

于是,当宋江低声下气地恳求婆惜还了招文袋的时候,婆惜先是矢口否认,接着又拿出了一副泼妇骂街的腔调。

只见婆惜柳眉倒竖,两眼圆睁,对宋江说道:“老娘拿是拿了,只是不还你!你使官府的人,便拿我去做贼断。”

一个“老娘”,就将此时婆惜的恶妇嘴脸展现得一清二楚。

最后,在宋江的再三哀求下,婆惜便提出了三个条件,说是如果宋江能满足这三个条件,那么,她就将招文袋还给宋江。

婆惜的三个条件是:将原先典卖婆惜的文书还给她,并允她改嫁张文远;宋江为婆惜置办的衣服首饰、家用器具,全都归她所有;梁山送给宋江的一百两黄金,要全部给她。

宋江答应了婆惜所提的前两个条件,但对第三个条件,宋江承诺三日后再卖了家私再凑钱给婆惜。

但是,婆惜却不依不饶,一定要宋江当即拿出一百两黄金来。用婆惜的话来说是,“一手交钱,一手交货。”否则,她就要去报官,告了宋江私通梁山这“天字第一号官司”。

婆惜道:“明朝到公厅上,你也说不曾有金子?”并威胁宋江如果要她还招文袋,那么,就只能“在郓城县还你”!

婆惜这话不说尚可,一旦说出了“公斤”两字,那么,就把宋江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。因为,隐瞒与梁山的关系,是宋江处事的底线。宋江在送走了刘唐之后,就曾在心里寻思道:“早是没做公的看见,争些儿惹出一场大事来!”

现在,宋江见婆惜不但不念旧情,反而还以见官相要挟,宋江心底那座压抑已久的火山,突然间就山崩地裂般地喷发了。于是,就在与婆惜抢夺招文袋的时候,宋江只一刀就要了婆惜的命。

小说读到这里,这惨为宋江刀下鬼的婆惜,并没有让人产生丝毫的同情,反而让人感到无比的可恨。因为,婆惜实在是逼人太甚,做得过分了。

那么,婆惜为什么会不听宋江的承诺,一定要宋江当即就拿出一百两黄金来呢?这,就是婆惜工于心计的精明之处了。

首先,从当时社会的潜规则来说,婆惜压根就不相信宋江会没拿梁山所送的那一百两黄金。因为婆惜觉得,“公人见钱,如蝇子见血”,这做公人的“哪个猫儿不吃腥”?所以,宋江断然没有见钱不收的道理。

其次,从婆惜对人情世故的了解来说,她是怕宋江事后会翻脸不认账。因为,婆惜担心如果把书信还给了宋江,那么,三天后再问宋江讨要金子时,就很有可能会像“棺材出了,讨挽歌郎钱”那样,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所以,婆惜就一定要宋江当面交割清楚,否则就要去见官。

第三,从婆惜对宋江所提的条件来说,如果宋江满足了婆惜的要求,那么,婆惜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嫁给张文远,又可以狠敲宋江一大笔钱,过几天衣食无忧的舒心日子。

所以,《水浒传》小说在写宋江杀惜故事时,融入梁山元素的这一情节新转换,既写出了宋江杀惜的无奈,也写出了婆惜心思的缜密,更写出了婆惜得寸进尺的逼人之甚,从而也就提升了小说的叙事水平,更好地刻画了小说的人物形象。

一是,书信的问题。

在《大宋宣和遗事》里,只讲到晁盖让刘唐带了一对金钗送给宋江,却没讲有什么书信。而在元人水滸戏里,因为剧情的需要,连梁山送金钗的故事也没讲到,当然也就没有



书信这回事了。可是,小说却把那对金钗,换成了一封书信和一百两黄金。

小说这样一改,就极大地提高了小说情节的张力,既写出了宋江杀惜的合理性,也写出了宋江既忠于朝廷又重于义气的复杂心理,更写出了梁山义气之下所蕴藏着的那股杀气。具体可参阅《刘唐送金背后的阴谋》一文,在此不赘。

二是,婆惜的身份问题。

在《大宋宣和遗事》和元人水滸戏里,婆惜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娼妓,宋江与婆惜的关系,只不过是嫖客与娼妓的关系。可是,在小说里,婆惜却摇身一变,从一个娼妓变成了宋江的外室。

小说这样一改,就既写出了宋江仗义疏财、救人于困厄的江湖侠义,也写出了婆惜贪得无厌、毫无感恩之心的小人之态,更写出了婆惜因耽于情欲而扭曲人性的不堪与可恶。

三是,杀惜的原因问题。

在《大宋宣和遗事》里,婆惜虽然发现了宋江与梁山的关系,但是,宋江杀惜只是因为宋江见婆惜与吴伟私通,一时怒起而杀了他们两个,所以,宋江杀惜纯粹是嫖客间的争风吃醋。

在元人水滸戏里,情节处理则更为简单,只是说宋江带酒杀了阎婆惜。宋江杀惜只是个偶然事件,是宋江酒醉后的误杀。

所以,无论是《大宋宣和遗事》,还是元人水滸戏,宋江杀惜都与梁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

但是在小说里,宋江杀惜则是因为婆惜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,以将梁山书信见官为要挟,逼得宋江无路可退,所以,宋江才不得不杀了婆惜。宋江杀惜的原因,成了宋江对梁山书信败露的担忧。

小说这样一改,既写出了宋江对婆惜奸情的忍让,掩盖梁山书信之情的急迫,也写出了宋江杀惜实是被逼之下的无奈,更写出了婆惜工于心计、得寸进尺、贪得无厌的丑陋本性。

如果婆惜只是忘恩负义、另寻新欢,那么,她就不会成为宋江的刀下之鬼。因为,宋江并没有计较她道德上的堕落。

如果婆惜只是为了能与张文远做个长久夫妻,敲诈敲诈宋江,那么,她也不会死。因为,宋江已经答应了她所提的那三个颇为过分的条件。

但是,如果婆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而以报官梁山书信来要挟宋江,那么,她就必死无疑了。因为,她已将宋江逼上了绝路,宋江为了自保,肯定不会手下留情了。

所以,连金圣叹也觉得,小说描写婆惜的“黑心”,实在是写得“无幽不烛,无丑不备”。

